

科幻·心理·小说

● 张可澄 著

# 两界

liang jie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两界 / 张可澄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078-9

I. 两...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7331 号

责任编辑 林 青

封面装帧 甘晓培

**两 界**

张可澄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麒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54,000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6078-9/I·273

定价 25.00 元

给我一个人物，我能给你写出悲剧！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石头中并不存在疼痛，但在因石头而产生的恐惧中却存在疼痛。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

……我显得那样无助，就像预告东方远古历史片中的亚当，在苹果核里幻想着海市蜃楼的出现。

——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

## 声 明

本书所有情节、人物、地名等，均属虚构，请大家不要考证。谢谢。

## 内 容 简 介

谈判专家克里斯蒂安在一次拯救自杀者的行动中失败，被降职到一家普通的医院做心理医生。不久，他便与一个叫萝丝玛丽的漂亮女医生产生了恋情。爱意缠绵时，克里斯蒂安在海边救下了一个正欲自杀的女孩辛迪，并帮助她摆脱了心理障碍。克里斯蒂安在与辛迪相处的日子中爱上了她，忍痛与萝丝玛丽分手。某一天，辛迪突然消失，克里斯蒂安在寻找辛迪的过程中发现，根本没有辛迪这个人，辛迪是他精神分裂的幻觉而已。痛苦之余，他打算去找萝丝玛丽，重拾旧爱。但偶然在一个盒子里发现自己与辛迪的合影，时间是十年前。克里斯蒂安没有十年前的这段记忆，据说因车祸失忆。为了弄清真相，他返回祖国，找到了曾经为他治疗的医生，一切明晰了：他以前是个无恶不作的不良少年，被辛迪爱上，但他只想玩弄辛迪的肉体，并非真心对她。当他与辛迪分手时，由于辛迪不愿意，盛怒之下他将辛迪的左脸打残。受不了毁容打击的辛迪疯了，受不了良心谴责的克里斯蒂安也疯了，而且失忆。知道真相的克里斯蒂安几近崩溃，想用自杀还债，可自杀并不能解决一切。他决定从疯人院带走辛迪，与她住在一个太平洋的小岛上，用爱来弥补所有的过失。但就在这次行动中，克里斯蒂安许多不理智的行为，引来了大堆的警察。对峙中，他不幸被警察击毙……

# 目 录

1.	.....	1
2.	.....	14
3.	.....	19
4.	.....	25
5.	.....	33
6.	.....	38
7.	.....	50
8.	.....	63
9.	.....	73
10.	.....	76
11.	.....	84
12.	.....	92
13.	.....	108
14.	.....	114
15.	.....	122
16.	.....	129
17.	.....	136
18.	.....	139
19.	.....	149
20.	.....	166
21.	.....	173
22.	.....	182



23.	186
24.	192
25.	198
26.	208
27.	217
28.	223
29.	230
30.	236
31.	243
32.	250
33.	255
34.	260
35.	266
36.	274
37.	280
38.	286
39.	292
40.	298
41.	303
42.	308
43.	315
44.	320
45.	325
46.	330
47.	338
48.	340
尾声	346

## 1.

印有半球形标志的白色福特新闻车还未停稳当，急匆匆地下来一个西装笔挺、手持话筒的记者和尾随其后神色呆滞的摄像师，像盘绕于腐烂尸体上空嗡嗡乱鸣的苍蝇，追着警员作现场采访。

又有两辆警车快速驶到，声音约莫两英里以外都能听见。克里斯蒂安装备好管状对讲机，理清了几条电线，戴上耳机，把话筒支到嘴角边，夹上写有“危机干预员”字样的证件，打开车门小跑到沃汀克贸易中心拥有大佛罗伦萨的喷泉的广场中央。这里被七十几个人占据着，画十字祈求的，捂住嘴巴观望的，打手机兴奋传述的……一架巨大新闻直升机从半空轰鸣划过，旋起许多尘埃与纸片。路旁的松下电器连锁店专柜的数字电视机立刻播放了现场实况，又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

四个衣饰奇特的嬉皮士用高分贝的怪腔呼喊：“自杀者往下跳！”并秽言污语地咒骂着。克里斯蒂安命令女警去驱赶那些人。其中一人躺在地面，不停地向女警喷唾沫，高喊着自己拥有民主自由的特权，可以随意言论。爱干净的女警不敢靠近。可是民主自由不是给浑球随意践踏的。愤怒燃烧的血液使克里斯蒂安前额的血管突出，面颊泛出团团红晕。他捏白了手指关节，走过去把一个嬉皮士打翻在地，一脚踹在嬉皮士的脸上。嬉皮士的鼻子破了。他双手抓住嬉皮士的衣领，一直拖到十码以外的警车处，把嬉皮士的头按在车顶上，送给他一副亮锃锃的手铐，嬉皮士头发上的橙色染发剂污了他一手。他毫不迟疑的涂

在对方的看上去比较昂贵的衣服上。其余起哄的人都像逃兵一样无能地跑开了。对待无赖的骚扰，当沉默和外交辞令均被他们看作是软弱和惧怕的表现，因此会更加猖獗大胆，那么这种人最需要的便是红色和暴力。

暴力是万不得已才使用的，但也总是最管用的。

克里斯蒂安向腰围很大、脸圆鼓鼓的警员招了招手。他提着皮带费力地跑了过来。

“情况怎么样？”克里斯蒂安斜睨着眼睛，关注站在大楼顶层的自杀者问。

“不清楚，他什么都不肯说。有一个目击者说他二十分钟前就站在了楼上。动机是什么也不清楚。”

“做三件事，把记者赶开，告诉他们这不是什么该死的水门事件，如果他们仍然要拿话筒乱插人的话，就把话筒折断塞到他的嘴里。让所有的警笛都关闭，一些能刺激到自杀者的声音我都希望沉默。划出一块安全区把人群弄出去。嗯……还有一件事，找档案局的人，调出那人的资料给我，要快！”他朝左侧看了看。

“为什么救援队不支开安全罩？像座塑像一样的立在电话亭旁干什么？”他吼道。

警员抹抹嘴说：

“汽车。他垂直落下的方位正好是停车场，现在救援队的上级正在联系车主。”

“那就叫他们快一点。如果时间紧迫，叫他们站在车顶上拉开安全罩，就是总统的专用车，或是哪个浑蛋的名牌凯迪拉克，都给我踩上去救人！”

“好的，我会跟他们说的。”

“还不赶快去？”

“你看上去很紧张。”

“是吗？”克里斯蒂安立刻活动下颚，捏揉脸部的肌肉，放松自己的神经。他感到心跳非常快，深呼吸三次，“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许紧张。”

“长官，恕我直言……你，你看上去不像个危机干预员，倒像个出色的打手。”胖警员瞄了一眼铐在警车上的嬉皮士，“他比被坦克碾过还惨，你是不是……”

“谢谢，我们在与天使斗争！”他不悦地说。

“对不起，长官。”

胖警员呼哧地挺着啤酒肚，嘴巴鼓成吹火模样，瞪大眼睛，滑稽无比地跑开了。

克里斯蒂安扯扯耳垂，走过金色的旋转门，来到装潢华丽且带有明显维多利亚风格的大堂，光滑的大理石地板险些让他摔倒。麻烦的是，身材瘦长，爱不停地挤眨眼睛的警卫不准许他乘坐观光电梯到顶楼，礼节性地伸出手将他阻拦。不远处，坐在沙发上的陌生人朝克里斯蒂安扫了一眼，又扭头展开报纸，装模作样地阅读。

“这是我的证件。”他以为警卫不认识他。

“对不起，我们有命令，你不能上去。”

“看这里，我是谈判专家。”

“我知道，就是专门命令我不让你上去的。”

“谁的命令？”

“这个，我……我不太清楚。”

“你不清楚！”这不容他有意地压低声音，尽管克里斯蒂安很少高噪音说话。“我要救人，没时间跟你磨蹭。今天我们没顺心过，趁我现在只有一半想踹你屁股的冲动，赶紧从这里站开！滚到一边去！”他在空中画了一个半圆。

警卫显然左右为难，低垂着头，手不住地摸后脑勺，眼神盯



着一个位置，暗示自己需要帮助。

“已经有人应付了。”这个声音绝对是谁听了谁厌恶的类型。如同两块生锈的金属在互相摩擦，使人心里毛骨悚然。而声音的拥有者并没有太多令人宽心惬意的地方。你可以发誓一生一世也不会对这种人产生一丝好感。他高高在上的态度不加任何形态的掩饰，喷吐烟雾般的廉价现摆，具有随时举起尖锐物件向下抛掷，直落到你头上的居高临下的敌意（但不知道是否仅针对克里斯蒂安）。他同克里斯蒂安握手时，手掌朝下，肢体语言暴露无遗地表示他喜好压制和随机发散权威的倾向。他习惯用食指去戳人的肋骨，说话的声调总比交谈的人大得多。这样恶劣的情况下，你不可能不筑起一道防护墙，艰难地从墙中小孔与他交流。而你又根本不会畏惧他的权威，他们的权威仿佛是从某个该死的培训班调教出来的，并不是他与生俱来的令人信服的气质。矫揉造作，可恶的低水准演出。

他拥有犹太人特有的鹰钩鼻，吉普赛人占卜，有此鼻子的人性格自私，喜好钻营取巧。他面部的轮廓仿佛在发育阶段被莫名外力介入，使发育不完全。捉摸不定的目光像不合适的枪准星，无法专注到一点。较胖的身型，使得比他高出一英尺的克里斯蒂安为自己对他的剥夺而难过。克里斯蒂安特别注意了他看得异常拢的双眼，那种简直是在兴致勃勃观赏溶液瓶中奇罕生物的眼神显然引起了他的反感。他用一种不温不火，却暗含不悦的语调，一字一顿地说：

“我的脸并不是很惹人注目的类型，不过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寄张二寸的照片供你慢慢欣赏。”

克里斯蒂安侧过脸，又直面正视他。

“你是谁？我没见过你。”

“瑞达·柏金。”他递给克里斯蒂安一张压了膜的工作证，

“64区专业危机干预第二小组的主要管理人。现在这里由我们全权接管,如果有什么棘手的事……我们处理不了的话,我们一定会很快让你高超的智慧来协助我们。你可以在一边休息。”瑞达·柏金食指指着沙发。

“瑞达·柏金先生,对不起,应该是长官。”克里斯蒂安低沉地说,把工作证还给他,“谢谢你对我智慧的抬举,我智慧听见了一定对你不胜感激。”他用指侧擦了擦人中,“但这一区一直是由第一小组负责,本区警察局最高长官已经授权我当第一小组的管理人,非常有幸地与你平起平坐。而且我还有权动用机动部队来应对突发情况……”

“你想扔出上级来吓唬我们。”瑞达交叉双臂抱在胸前,丑陋地歪着嘴。滑稽的是他歪嘴的模样比以前好看了许多。

“我们都是成年人,会用让小孩听话的那一套吗?我的意思是——既然我是这一区的头,不能很好地运用自己的权力,那么有人会因为这给我眼色看。大家都是一栋房子里工作的人,共用办公室、厕所、饭厅,局里的条条框框应该熟记于心。倘若你不能出示有关临时更改计划的命令书,请容许我完成工作好吗?”

“去你妈的。”

“你、你说什么。”克里斯蒂安皱紧眉头,以为自己一时耳误听错了。

“你听好!”瑞达中指并着食指抵着克里斯蒂安的胸口,喷沫叫道:“我不知道你他妈的用了什么手段使糊涂的局长让你来抢这一区的管理权,我们见识浅薄不知道。”说完,他举起双手,手掌对着克里斯蒂安,“我们为此非常不满,指望某一天把你这娘子养的拖到角落里揍一顿,我们不想坐冷板凳。你有大角色是吗?OK。但我们也有个很大的角色,州长?就是那个破烂局长的饭碗也要看州长的小指头动没有动。对不起,出言不逊,我向



你道歉。不过你要学会这一课，时时看看你的身份，别跟大的较劲。我想你是个有脑子的人，内部的事，不用你操心。”

克里斯蒂安心里格外愤懑，指关节使劲地抵住大腿，脸腮一起一伏，呼吸急促。

一年前州政府效仿美国成立危机干预专家团针对自杀、劫持人质和异常行为犯罪三类心理案件。全州这三类案件的发生率居全国之首，但苦于 64 区唯一一支专家团，也就是第二小组低下无能使本区警局局长受到了上司的多次指责，官职像放在悬崖边。但因为谈判团的人选是由州长一手引荐，大多数人跟州长系了根隐形的关系线。在官僚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些镀金者的地位无疑能和恺撒相比拟，纵然他们的脑壳里全是一摊果酱，不少能者也会被他们挤下。加上州政府为了与邻州攀比，心血来潮向中央政府示功而下达了不合理的降低犯罪率和自杀率的指标使局长无法应对，第二小组处理问题推托和畏缩，使完成目标难上加难。解雇他们就会得罪州长，任由他们留在职位上完成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无奈之下局长想出一策，从 10 区警局调来了专业能力颇引人注目的克里斯蒂安，他三十七次成功说服自杀者放弃自杀，十五次人质危机干预拥有无一人伤亡的骄人记录，并且从不依靠警察使用暴力。一次出色的银行人质解救中，他让匪徒放下枪投降，五十个人获救，其中一人还是议员，市长授予他一枚奖章作为表彰，全国最大的周刊杂志《人物》登载了他的彩照，左下角附着几行说明。局长安排他到原先瘫痪的第一小组，重新分配人选，使克里斯蒂安的工作量和权力扩大了 20 个区。但光靠一人之力无法完成这样庞大的目标，局长又伪造了假数据，利用克里斯蒂安的影响力，迷惑中央政府的判断及贿赂统计员。局长还干干脆脆地放了第二小组的长假，只是让他们形式上还握有 10 个区的掌控权，但根本不让他们参加

正式的工作。

时间的推进，第二小组似乎感到身边世界的变化。

第二小组观察着活跃频繁的克里斯蒂安，看着媒体对他如潮的赞扬，不禁起了微妙的心理变化。

第二小组的工作好像不是救助生命，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已經出現。他们喜欢挖空心思打探无聊的事，满足自己的情感，聚在一起议论别人的长短。任凭雌激素在雄体上粗野的漫延。他们喜欢盯着色情网站，打开上千个文件，却不翻一页书籍。他们用该付出的时间干了无用之事——扑克、酒杯、享乐，幸运女神钟情于奋斗苦干和智慧聪明的人。而懒惰的人在收取低廉的回报后却是在愤怒是谁窃走了自己的果实，为此他们无来由地将抱怨的弓箭射向成功的人。某一天谈判团发现自己的权力在警局遭到了限制，而且几次著名的行动也没让他们参与，第二小组似乎开始怀疑克里斯蒂安的到来与他们受到的冷遇有某种关联。

第二小组一直在嫉妒克里斯蒂安的成就。通常嫉妒的人都有缺陷，而他们所嫉妒之人正照出了他们的缺陷。他们感到惶恐和眼红。有人以此为动力改变自己，向上爬升，过着劳心奋进的健康生活。有人却在贬低别人优点的同时，用幻觉当酒精麻痹自己的精神、判断乃至惶惑。有的人心胸狭窄的毁坏他们的嫉妒之心，“我没有，你也别想有”的心态如魔法师的诅咒围绕在他们的头脑里喀喀作响。第二小组起初充当了介于第二种与第三种人之间的人，他们时常因为多疑和嫉妒在克里斯蒂安的影子上喷唾沫，散播流言蜚语，玷污他的名誉。克里斯蒂安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提及，还有很多人需要救助，还有很多凶恶的劫匪，需要劝他们放下枪投降。偶然听见同事告诉他第二小组的所作所为，克里斯蒂安也是淡然一笑，不会放在心上。

越指责谣言越容易扩散，不理睬造谣者，那么你便是胜

利者。

说的倒是没错，可问题就出在，第二小组不是普通的集团，州长的光辉他们如月球一样吸收并反射了不少，他们长期的自大自傲，一下子被克里斯蒂安的漠不关心动摇了，第二小组感到自己受到了轻视，因此十分光火。为了挽回面子，开始用下等的政治伎俩阻挠克里斯蒂安的工作。他们自动结束了假期，部署在每个岗位上，重拾管区权力，等待机会上演了今天出人预料的一幕，为了让人们感觉他们的存在和仍有权力掌控在手。

克里斯蒂安吐了一口气，吐得不是很舒服。令他恶心的是第二小组拿人命来与他纠缠不清！

克里斯蒂安的容忍度并不是稳稳当当建立在坚实厚敦的根基之上，抑或如此理解——摇摇欲坠，以性格的冲动性为指标，随时都有可能在瞬即之间被愤怒火焰将根基轻而易举的摧毁，最后不复存在，听凭火势肆虐无度。克制力是修养的提升，是逾越短浅拙劣的原始性格的丰满羽翼。他试着使用自己极为擅长的心理学调控情绪，熄灭怒火，将其推导至和平的海港，风平浪静的泊靠、停留。

他没有时间循循善诱的说服他们离开，他用了异常严厉的语调。

“可能你不喜欢我们坚持。”他说，“有时候认真就意味着得罪人。但我为了救人一定会得罪几个人。大家有什么不高兴的事，私下处理，我不会像耗子一样躲着。工作是工作，你们擅自到现场又没有命令已经违反了条例，我并不想追究。请不要妨碍我的工作。我不想重复第二遍。”

“你以为我们会走吗？你这个王八蛋。也许我们会留到下一个星期四，也许会更久一些。吻我们屁股吧，混蛋。”

克里斯蒂安发起火来。他面容极度扭曲变形，满面胀得通

红，眉毛挑扬，指着瑞达厉声叫道：

“给你十秒钟离开，否则我有权叫人逮捕你。”

“你去逮捕州长吧，随后再逮捕他的夫人吧，干脆把总统也关起来吧。”

“警卫！”他抽动身体，握紧拳头。“逮捕他！”

“谁敢！”瑞达侧头喊道。

警卫们不敢前进，被这一声吓得后退一步的神态使克里斯蒂安终生难忘，他们都不想得罪这位州长亲戚。克里斯蒂安听见自己牙齿正咬得咔咔响。他转身想推开电梯门旁的警卫直冲到楼上。

“你上去了也没用，楼上有我们的人。”瑞达叉着腰说。

“谁在上面？”

“温斯顿·马克。”

“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哦……你会听说的。”瑞达·柏金又接着讲，“我们的确没有命令，但我们是先到现场的。以我们和州长的私交，就算违规了，听证会也会认为我们是好心。我们之间可能有他妈的误会，我对自己的无礼道歉，脾气不好。不过我们的人和楼顶上的自杀者聊得像亲兄弟一般，你鲁莽的上去不就破坏了谈判手册上的规则吗？不会因为你看不起我们的专业知识而贸然上去把我们的人从楼顶上扔下来。我想你不会这么做的，是吧。”

克里斯蒂安闭上眼想了三秒钟。

“好吧，只要他把人救下来，我给他擦屁股都行。”

如果他了解局长缘何放第二小组长假的理由，他是不会轻率地离开。此时，没有步步紧逼坚持下去竟也成了一件坏事，然而就是这短暂的三秒钟的选择，改变了许多事。

他推开门走到喷泉处向上观察，胖警察给他递来一杯咖啡。



虽然他今天早晨喝了很多,但他乐意的接受了。胖警察撕开砂糖袋往克里斯蒂安的杯里倒了点。

“好了,谢谢。”他啜了一口,“脱脂咖啡。”

“是的,长官。”

“很不错。”

“警局的人都说我煮的咖啡一流,你喜欢的话,我可以……。”

“刚才上去的人是谁,我怎么没有见过。”

“他是第二小组的谈判专家,温斯顿·马克。”

“妈的。”克里斯蒂安骂道,被挤压的塑料杯溢出的咖啡流到他的指缝里。

几束刺眼的阳光从贸易中心变色玻璃回射到地面。克里斯蒂安不由得紧缩两眉间的距离,手挡在眉额前专注自杀者站在顶楼缩小如黑火柴棒的身体。气温没完没了的升高,他的衬衫后背全被汗水浸湿,他把衣服提起让空气灌入。广漠的天空飘来一大片形同陌路过客的白云,有那么一刻掩住了酷日的炙烤,给了几分钟免费的阴凉。云渐渐移至贸易中心上方,从地面上望去好像离自杀者的头顶不过几公分的错觉。白云最后支持不住了,慢慢向外拉缩变长,逐渐分成四块朝不同方向飘浮,结束了短暂的巨团形状,仿佛冥冥之中有股无可抗拒的意志力量将其分解、分解、再分解。十分钟后,云不复存在,连指纹也未留下。天空空荡荡的无一物悬挂。

“档案室传来的资料。”胖警察递给克里斯蒂安。

“谢谢。”他翻开读第一页时……

“那个人怎么呢?”胖警察诧异的说道。

自杀者好像拼命扭动身体,手抓住头发晃着脑袋。就像音乐盒内的跳舞娃娃。楼下观看的人群发出一阵惊讶声。他感到了不祥的预兆,可对讲机安静的躺着,瑞达没有跟他联系。他心